

一瓦之緣

小思

目錄

第一編 怎麼辦？

青龍寺一瓦之緣	012
京都雜談	021
不記恨——《慘痛的戰爭》觀後	024
靖國神社內外（一九八二）	028
靖國神社內外（一九九二）	035
人家的忠靈	044
靖國神社的陰魂	049
提起長江的筆	053
激動誰的心	057

第二編 品味細節

繪圖與攝影	062
作家故居的夢	065
司馬遼太郎的手稿	069
這樣才是致敬	073
安藤忠雄的陰與光	076
重生的島	080
直島的示範	084
寂寞的編舟者（上）	088
寂寞的編舟者（下）	091
字裡的人間（上）	094
字裡的人間（下）	097
為什麼用鉛筆？	099
砂丘之憶（上）	102

砂丘之憶（下） 104

路上觀察學 107

第三編 性格與表情

梵臺古寺鐘 112

梵鐘之響 114

《日本沉沒》 117

大和的教室（上） 120

大和的教室（下） 122

真矢不合情理？ 125

日本家訓研究 128

日本教育動作 131

日本人的表情 134

和食文化另一功效 137

黑澤明的第六個夢.....140

無辜者.....144

日本獨有.....146

看漫畫所得.....148

第四編 關西足跡

重訪永平寺（上）.....152

重訪永平寺（下）.....154

南禪聽泉.....156

關西之行.....160

一切隨緣.....165

眉下的一副別眼.....168

川端町的回憶（上）.....171

川端町的回憶（下）.....174

跋	208
逛街市	205
徒弟的風格	202
歎亂真	200
掬水月在手	196
吉兆心思	194
京都重到	191
看不見天空的古書街	187
重訪竹苞書樓	182
蛛網當門	178



第一編

怎麼辦？



青龍寺一瓦之緣

同法同門喜遇深，隨空白霧忽歸岑。

一生一別難再見，非夢思中數數尋。

（留別青龍寺義操闍梨·空海）

話說一千一百六十九年前，日本和尚空海，為了仰羨大唐文化，追求佛法，遠道來到長安。一個仲春的日子裡，虔誠的空海，走進長安青龍寺，拜見密教七世祖慧果和尚。慧果歡喜含笑對他說：

「我先知汝來，相待久矣，今日相見大好。報命欲竭，無人付法，必須速辦香花入灌頂壇，即歸本院營辦供具。」

於是空海就與青龍寺結下了一段緣。三年內，慧果親自傳授了兩部大法，和一切密教法具。到圓寂之日就對空海說：「我得你如此一個弟子，繼承法統，我願足矣。日出月沒，油盡燈滅，物之常也，菩薩不住，如來亦滅，吾亦

庶幾不如歸真。你快回國去傳法。」於是空海和尚攜了佛典法具，和一腦子深受大唐文化浸淫的思想，拜別同門師兄弟，寫下文前的一首詩，就回到日本去了。

回到日本後，空海由中國學得的佛法和文學，就像好的種子，落在大地上，生長了、繁衍了，大大影響著日本的宗教思想和文化。而嵯峨天皇更賜一所東寺給空海做密教大本山，醍醐帝也追贈他「弘法大師」的尊號。

弘法大師帶給日本文化的貢獻很大，但他的根源來自中國，這是他念茲在茲的，更難怪當他拜別這根源所在地時，有「一生一別難再見，非夢思中數數尋」之歎了。

再證文化之緣

無數的日子在人類的一生一滅裡過去，青龍寺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倒塌湮沒，但文化卻不斷地延展著。有一天，在西安，有人發掘出青龍寺的遺瓦；有一天，日本京都的市長船橋到了西安。於是，中國政府請船橋市長帶一塊青龍



東寺介紹冊封面



《朝日新聞》對即將舉辦的展覽的預告



展覽開始後，《朝日新聞》的報導。

寺瓦，送到東寺去，再證這一段文化之緣。

京都東寺，是密教的大本山，斜暉中的五重塔是京都名景之一，但最能吸引遊人的，還該算每月二十一日的廟會。逢上廟會，信徒紛紛去上香祈福，小販忙於擺賣，不是信徒的也會趕去趁個熱鬧。今年九月二十一日，除了月月例行的廟會外，還有一個不尋常的儀式——「青龍寺遺寶傳達式」在御影堂舉行，而為期一個半月の日中交流文化展——主題：「中國與弘法大師」，也在那天開始了。



京都東寺御影堂，青龍寺瓦交接儀式。木盒中是青龍寺瓦。



日中交流文化展招待券正面



日中交流文化展招待券背面，也是入場證，我拿的是 50 號。

那天，我因一個偶然的機會，隨著各報記者進入舉行儀式的御影堂，在中國代表席後，看著慧果弘法千多年前的因緣再訂。

御影堂在東寺北大門的左側，並不很大，裡面佛壇已佔了二分之一的地方。佛壇以外就只能容納四五行跪席而已。佛壇前面第一行，右側是京都官員席，左側是中國大使席，再旁邊是僧眾席。記者席在中國大使席後側，其他便是貴賓席。普通信徒要參加，都只得跪在御影堂外邊。本來，報上預告是請陳楚大使主持這傳瓦儀式的，而跪席前的紅條子也寫著「中國大使席」字樣，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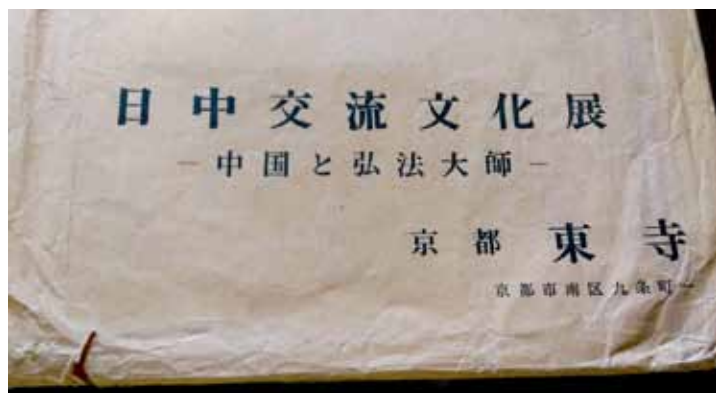


趙光林、李長慶（陝西省博物館陳列主任）與東寺住持參觀東寺寶物館的展出。

當天卻由中國出土文物展工作組組長趙光林代表，同時出席的有出土文物展工作組組員李長慶和中國人民對外友協翻譯楊林宗。十一時三十分儀式開始，由知客僧引領來賓入場，穿橘紅法衣的東寺主持也登了壇。上香禮佛，中國代表捧著盛瓦的木盒，走到佛壇前交給東寺主持，從此這塊青龍寺瓦就歸東寺了。

禮畢，各人退回跪席，僧眾信徒們誦經，東寺代表致謝詞後，儀式便告完成。

跟著，在御影堂左側的寶物館，中國代表和東寺主持一同為日中交流文化展行了剪綵禮，我們就進入展會的二樓，隨著中國代表的後面，細細欣賞：「慧果付法文」（慧果給空海的畢業證書）、「弘法之筆——益田池碑銘」、當年慧果授給空海的法貝袈裟、唐順宗賜給空海的菩提念珠和許多由唐「請來」的寶物。當然，在一個特別的玻璃櫥子裡，我們也首次看到遠從長安而來的青龍寺瓦。我定睛看住這塊不到四吋、深



當年展覽的文件袋，一直保留至今。

赭土色的瓦片，它竟因時際會重繫中日兩國的文化因緣，這恐怕不是千多年前「非夢思中數數尋」的空海所能預料。

附記：由於當天沒有帶備閃光燈，故沒法拍照，感謝日本近畿放送記者田中文夫先生送給我一些照片。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多說幾句

是緣，四十二年前，我親歷了中日文化交流重聚的一刻。

在幽暗御影堂中，遙睇那片瓦，久經風雨，何故未碎？千里來歸東寺，見證榮辱夢幻之事。身為中國人，總有點思疑。

往後中日糾結頻仍，於今尤烈。忽然想起湯顯祖《邯鄲記》：「鴛鴦瓦碎了的一節。金彈打鴉，瓦承受不來，應聲而碎。

兩國交誼，不用金石。原來此瓦，自有千年隱喻。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

京都雜談

曾暗自許諾：今秋不想京都。……

雨中嵐山？我很好奇，幾十年前的那個遊子，當深深擁住一襟山嵐後，沒有沿著疊疊殘破石階，一面探看桂川源頭，一面不覺進入山中，到了大悲閣。

大悲，在深山藏起哀傷，鳥居倒塌，鐘樓殘損，只住一個曾到中國的老僧。他說：「哦！中國！我去過。」然後一笑，破了古剎的淒涼。和尚、寺院，雖然不在奈良，也兀自叫人想起鑑真大師。

那鑑真，當安祿山還做著河東節度使、平盧節度使的時候，已經在巨浪滔天中，帶了弟子，六次出國。苦得快要盲了，執住大弟子普照的手，哭著說：「為傳戒律，發願過海，遂不至日本國，本願不遂。」……唉！我只是個普通人，沒法了解「傳戒律」有什麼重要，會令他不辭艱苦，也要到這個小國來。大師，您教曉了他們些什麼？……

回到水之涓，自然該想到渡月橋。月初生的晚上，自對嵐坊向著橋頭走

去，迎面是棵千年老松照水迎客，就當下明白，沿著橋，不是到達彼岸，而是直抵月殿。那個築橋人，要在桂川住了多少時候？才發現必須由對嵐坊畔築起，如此便可直指新升的月，使橋不枉負渡月之名。這種詩的才華，是吉備真備由唐帶回去的麼？……

別忙著過橋，沿水邊走吧！樹下，不妨稍歇一下。抬頭看，一塊冷冷石碑臨川立著：「日中不再戰」，不必追問，碑上五個字在什麼時候刻成；應該問：五個字，要用幾許史冊才載得住？要幾許血才寫得完？唉！我只是個普通人，怎懂得那些遙遠、深奧的故事。也千萬不要對我說，我怕聽了要流淚，怕聽了要記恨。誰要戰爭？我們從來沒想過要戰爭的。但多少人在戰爭裡死去？問我？不知道。去問石碑吧！

石碑豎在川畔，冷冷的不說一句話。……

今秋，我又想起京都。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日中不再戰」碑

◆多說幾句

那個遊子，是寫〈雨中風山〉二十一歲的周恩來。

「瀟瀟雨，霧濛濛；

一綫陽光穿雲出，愈見姣妍。

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真愈覺姣妍。」

不是首好詩，不過「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讓我彷彿看到滿懷憂思國運的青年，在異國川上，風雨中踽踽獨行，為尋索一點光明，為想見姣妍。

與這詩碑遙遙相對的，桂川中之島上還有一塊碑，大字寫著「日中不再戰」。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

不記恨——《慘痛的戰爭》觀後

我們，一個不記恨的民族！

祖先教訓：以德報怨。緊緊在血裡心裡——並不當成一套大學問，只是一株樹，根，本來就抓住泥土；像一隻鳥，翼，本來就用來飛翔。我們，與生俱來；有時顯得無可選擇，竟然，並不記恨！

可是，為什麼，同時，我們卻要承擔許多苦楚？

在朦朧的淚光中，看見同胞像蟻——蟻穴突然給打破了的蟻群；也像旅鼠——盲目奔向懸崖的動物，為了求生，慌忙亂竄。有一個人，揹著一條板凳。我們不會明白，逃難，為什麼帶一條板凳？但，也許那已經是他全副家當了。

我們，一個並不記恨的民族！

在隱藏的啜泣聲中，看見小孩子帶著呆滯眼神，蹲在地上，捧著分得的食物吃著吃著——他們，假如逃過了那些戰火，沒有在吃完那頓飯後便血肉紛飛，現在，應該四十多五十歲了，而，蒼天，請告訴我，他們在這三、四十年

裡，有時過著些什麼樣的日子？

我們，一個不懂得記恨的民族！

在憤憤地血脈上湧中，看見街頭一個個失去民族尊嚴的人，在敵人尖銳刺刀驅趕下，有點惘然，有點不知所措，給截查搜身。百年來，來自外人的，來自自己人的磨損，實在沒有法子衡量，幾千年積下的民族自尊，經得起多少考驗？

也許，該寫寫大屠殺的血的歷史了。不！以血作墨，以地為冊，還得製就一管如椽巨筆，才可寫完這段歷史。何況，對於一個不記恨的民族，這似乎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重要！

那怎麼辦？

慘痛過去了，恨過去了，可是，戰爭——許多不同形式的戰爭，還一面陰沉的等待時機。

就這麼辦吧！

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四日

星島日報 三期星 日五十三(〇八九一)年九十六國民華中

洋南·華南 方東·慶普 聲凱·約紐 樂百·連海 都京

5 737388 3 681755 H 102412 K 078091 9-722883

映戲場五天今 映戲場五天今 映戲場五天今 映戲場五天今 映戲場五天今

水花 殺夜 魔夜 魔夜 魔夜

劉陳 劉陳 劉陳 劉陳 劉陳

泰國·聲樂 樂民·門金 都國·聲麗 星福·地慈 皇恒·華龍 光新

場五後最天今 場五後最天今 場五後最天今 場五後最天今 場五後最天今

己由不身 己由不身 己由不身 己由不身 己由不身

火怪形鶴蛇 火怪形鶴蛇 火怪形鶴蛇 火怪形鶴蛇 火怪形鶴蛇

宮麗碧 明生大 冠金·華國·寶國 頓盛華·統總 平太 際國 德啟

場五天今 映戲場五天今 映戲場五天今 映戲場五天今 映戲場五天今

狂種 納粹 戰爭 戰爭 戰爭

占士 占士 占士 占士 占士

映戲場五天今 映戲場五天今 映戲場五天今 映戲場五天今 映戲場五天今

戰爭 戰爭 戰爭 戰爭 戰爭

占士 占士 占士 占士 占士

映戲場五天今 映戲場五天今 映戲場五天今 映戲場五天今 映戲場五天今

戰爭 戰爭 戰爭 戰爭 戰爭

占士 占士 占士 占士 占士

一九八〇年三月五日《星島日報》上的電影廣告，其中可見《慘痛的戰爭》廣告。

院戲星福：禮賓街四小第百

場五今滿日連

RISING SUN

戰爭的慘痛

宜不童兒。白對語專

鮮人役：事假午晚今者演

一九八〇年三月五日《慘痛的戰爭》廣告（截圖）

映獻天今

獻巨城連值價

戰爭的慘痛的

不兒

上偉毛蔣周孫

銀人主主總總

幕盡席席理理

懷悲戰戰無珍史近

烈壯役大西黃實代

《慘痛的戰爭》廣告細節，其中有「孫總理、周總理、蔣主席、毛主席，偉人盡上銀幕」的宣傳。

◆多說幾句

一九八〇年我寫下：「許多不同形式的戰爭，還一面陰沉的等待時機。」

今天，只要目觸各種媒體，世界處處莫名的仇恨，剝那烽火，取人命於措手不及間。大大小小慘痛戰爭，明明暗暗權慾爭鬥，瀰漫滿目。看來如今那恐怖時機已至，我們怎麼辦？

我們不記恨，原來是沒好好記住歷史。記住歷史，如沒有理解歷史、沒有反省，人類遂仍陷泥沼之中。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

靖國神社內外（一九八二）

內閣總理大臣祭「英靈」

一九八二年——日本戰敗後三十七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日子，我在東京靖國神社大鳥居下看到的景象：

來自各地不同組織的青年團體，派來了插滿旗幟、標語的專車。代表各單位的青年人穿上類似軍裝的制服，頭額繫著紅日當中的白布條，有些在紅日兩旁分別寫上：「愛國」或「憂國」兩字。他們面容肅穆，列隊操向神社。

五六十歲的老人在鳥居兩旁擺下長桌，樹起橫額，請人簽名支持：要求政府今後要公式參拜靖國神社的「英靈」，他們臉上一片和平神色，向著行人特別是青年人派發宣傳單張。

兩個和尚持著標語——要求和平的標語，默默站在路旁，沒有人停下來看他們一眼。一個穿普通服裝，卻戴日本陸軍軍帽的青年人，撐著巨大日本旗，

動也不動站著，沒看見他要求什麼，八字型鬍子遮不住他充滿憤怒的表情。

大木門下，站了一個全副海軍軍服、別上許多勳章的人，十分神氣，許多青年人爭著為他拍照。

一群群穿著黑衣的婦人，特別是老年人，從祭壇走出來時，都在輕輕抹去淚痕。

十二時五十五分，日本人肅靜站在汽車通道兩旁，年青幹探虎視著人群，我輕輕移動一下攝影機，有一個人就瞪住我。首相鈴木善幸坐在汽車裡，筆直坐姿，沒有笑容的臉，都是典型日本人的風格。今回，他用「內閣總理大臣」身份來參拜他們的「英靈」。

偏殿正舉行「臺灣軍人殉國慰靈祭」，穿黑衣的寡婦、胸前飄著粉紅彩球的軍人後裔，靜坐聽僧人念經。我在簽到處探頭看看，一個老頭兒趕忙跑來問：「從臺灣來的？」

從早上到下午，參拜的人絡繹不絕。靖國神社外，青年團體專車離開時，擴音器播出雄壯軍歌，絲絲細雨中，日本軍旗飄飄。

圖書中心辦戰史書展

東京鬧市中，一間著名圖書中心，由八月五日至九月十一日，舉行了「滿洲事變及太平洋戰爭的戰爭記錄」圖書展覽會。展出圖書達幾百種，其中最觸目一套：「大東亞戰史叢書」，共一百零二卷，由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著，朝雲新聞社發行。全是軍方或參戰人士的當時實錄，其中《香港・長沙作戰》也佔一卷。另一套「昭和軍事史叢書」，由芙蓉書房出版，其中《東條英機》獨佔一巨冊，《大本管機密日誌》、《關東軍作戰參謀之證言》、《昭和名將錄》等，都是極詳細的史事紀錄。如果嫌上述各叢書偏於資料而缺趣味，則小學館出版的《昭和之歷史》全十卷，就適合一般人口味。每日新聞社出版的《戰爭文學全集》又可滿足文學愛好者的要求。此外，戰爭漫畫、圖片冊更不可勝數。許多書都是一九八二年七、八月間出版的，有些一九七二、七三年出版的舊作，也在此時再版。關心歷史的日本人，可以隨意找到自己想看的資料。